

## 文化寻根

□孙南郁

# “马儿不吃草”之谚

有句耳熟能详的谚语：“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其出处何在，又是因何而起呢？

查阅旧书，这话初见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两部小说中。一是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之间抄成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此时《石头记》第十七至十八回还没有分开，在回前诗“豪华虽足羨，离别却堪嗟。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后，脂砚斋留下这样一条批语：“好诗，全是讽刺。近之谚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

二是乾隆四十四年付梓成书的短篇小说集《夜谭随录·铁公鸡》有此语：“济南某富翁，拥资数十万，性极悭吝……乡人号之为‘铁公鸡’，谓一毛不拔也。近五旬无子，议纳妾，价欲极廉，而人欲至美，媒笑曰：翁所谓‘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也。”

两书一字不差地引用此谚，同出于清乾隆年间，孰前孰后？脂批说它是“近之谚”，“近”在何时？

清朝初年，确实有几个“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例，在这里不妨一提。顺治年间，山东泰安、沂州至江苏宿迁、扬州新增一条马驿大道，时称“山东东路”。这种国家级重要驿道，使用起来是很费银子的。此路设驿之初，朝廷为节约开支而减少了途中设置驿站的数量。

明清之际思想家顾亭林《日知录》说：“《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驿站最主要的职责是为传递公文者换马，为确保马递速度，明代重要驿道途中不入城市，驿站皆设在城外。亭林先生以为“七八十里而一驿”，驿马不堪其累，哪知人有多大胆，驿站距离就有多么远，有人还正在不断创新纪录呢。

明清年间，北京至南京还有一条由山东滕县进入江苏徐州的驿道，清初“山东东路”开通后，此路即名为“山东中路”。查阅明代《一统路程图记》，北京至南京的这条路，途中驿站相距最长100里、最短35里，相距60里的最多，有13处。而“山东东路”初设驿站时，相距最长的220里，还有180里、120里的，与此相比，“七八十里”甚至百里，还值得一说！

驿站相距太长，驿马奔跑太远、不得歇息吃草，哪能受得了？山东东路经过沂州（今临沂市），康熙十三年《沂州志·驿递志》记载：“尤苦站遥路远，倍于他驿。如南由州前驿至郯城，计程一百二十里……驿遥路远，疲毙堪怜。”郯城县知县黄六鸿说，康熙九年郯城、红花埠“两驿驷马一百二十匹，仅剩残疲十八骑”。郯城县往南，驿道进入江苏宿迁县，知县胡宗鼎说该县“驿罢倒敝，买补难支，每年计费万金”。节约了开支，累死了驿马，也必然会耽误驿递之事，这还算得上驿道吗？最终，这条驿道只好面对实际增设驿站，想法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清刘继庄《广阳杂记》也记有康熙年间大同军站“额马不敷，以致越站应付，瘦毙逾多”之事。看来那时的驿道，还真有“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之事。

这条“马谚”是否出于清初驿道“额马不敷”之事，今难以推定；倒是《石头记》脂批引用此谚，似可觅得出处的一丝端倪。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无论十七、十八两回书分开与否，作者所写贾府正是大观园建成、贾妃省亲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事情，也就是贾府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时有此回前诗和“马谚”批语出现，不能不说这几回书对批书人脂砚斋的震动太大了，他毕竟是贾府、甄府“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见证人，抚今思昔，哪能没有一番感慨呢。

《石头记》第十六回，有一段借贾琏的奶妈赵嬷嬷之口说的话：“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建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还有如今现在的江南的甄家，哎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那首回前诗和“马谚”批语，当是由此而起意。

“贾”作“甄”时“甄”亦“贾”。而今，通过红学家考证研究，读者大多已知《石头记》（《红楼梦》）所写是江宁织造府曹家和苏州织造府李家之事，这两家都曾有为接驾康熙南巡“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事，为此亏空了大量织造银两。康熙帝对此亏空心知肚明，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诸臣奏“江宁、苏州两处所欠织造银两，共计册十一万九千余两”时，康熙帝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待到康熙帝死，雍正帝登基，曹李两家亏空银子的窟窿也没能完全补上，厄运也就相继落到这两家头上了。这是为接驾“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才亏空的啊！接驾“虚热闹”各方面都要好，还能少花银子吗？

对曹府“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最后一击，是雍正五年（1727）江宁织造曹頔在解送缎匹进京途中，于驿道山东东路长清县等处，因“多加马夫、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而被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奏，最终被革职、抄家。

曹頔因“骚扰驿站”被皇帝传谕查办，自然是一查到底。曹家的人对“骚扰驿站”之事是否有异议，未见史料记载。想必私下发牢骚也是有的，那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脂砚斋批书引用此语，哪里敢说明出处而埋怨朝廷呢？也就只有用“近之谚”代之，以“谁人识苦甘”而自叹了。

再看《夜谭随录》，此书共十二卷，引用“马谚”的《铁公鸡》在第十一卷，写成较晚。我推测作者和邦额似看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也就记下了这条颇有讽刺意味的“马谚”。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故而脂砚斋挥笔写下“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的话，以泄其愤。

## 到了喂马时——



# 榴园·文化

## 文化印记

□钱续坤

# 诗赞劳动最光荣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辉煌的成就。五月中，我们不妨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循沿着古诗词的韵脚，去感受对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礼赞。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有云：“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仅仅八个字，便高度概括了我国远古渔猎时代劳动人民的狩猎场面。先秦时代的一首《击壤歌》也表达了对劳动的讴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劳动者的愿望极其简单，能够吃饱喝足就够了，并不羡慕锦衣玉食，也不贪图高官厚禄。

《诗经》中的《伐檀》是一首关于劳动的不朽诗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矰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既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奴隶伐檀造车的劳动场景，又表达了伐木工人对当时统治者不稼不穡和坐享其成的愤怒与痛斥。如今吟诵，不禁让人倍感古代劳动者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伐木工人如此劳累，种田农民也很辛苦。唐代崔道融《田上》诗云：“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这只是一位普通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事实，也是封建社会里中国农民劳动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更是家喻户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没有从具体的人和事落笔，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人的遭遇，而是整个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诗人选择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实，深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同时言简意赅地告诫人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与眼下人们崇尚的光盘行动，其精神内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如果说诗人李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挥汗如雨的劳动场景，那么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呈现的则是一幅闲情逸致的耕作场面。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那种悠然自得的情怀，那种返回自然的欣悦，那种躬耕体验的快乐，在诗中抒发得淋漓尽致。浓厚的田园生活气息，不觉跃然纸上。

其实，文人墨客笔下所讴歌的劳动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农民，除了前述《伐檀》中的伐木工人外，还有赞美冶炼工人的，如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梅尧臣《陶者》所讴歌的对象是陶工：“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范仲淹的《江上渔者》，则将关注的对象聚焦在渔民身上：“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白居易对卖炭老人更是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催人泪下的诗句，真是不胜枚举。

一首首吟咏劳动的经典古诗，从千年的风霜中走过来，浸透了劳动的汗水，凝结了劳动的魂魄；同时又让我们在诗意的文字里，领略了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劳动者的最美风采。让我们在这个火红的五月，握紧拳头，在生生不息的血脉里，创造最美好的生活！

## 围炉品读

□张光恒

# 大国工匠的千年传奇

## ——读长篇人物传记《鲁班传奇》

滕州是百工祖师——鲁班的故里，俞廷茂所著长篇人物传记《鲁班传奇》，是一部本土化传奇小说，同时还具备了明清章回小说的特质。该书历时十载，凝聚了作者巨大的心血，写得生动深刻、好读耐思。不仅如此，书中历史大事翔实有据，人物形象丰满真实，主题积极向上，读者可于阅读的愉悦中寻到历史烟尘里的蛛丝马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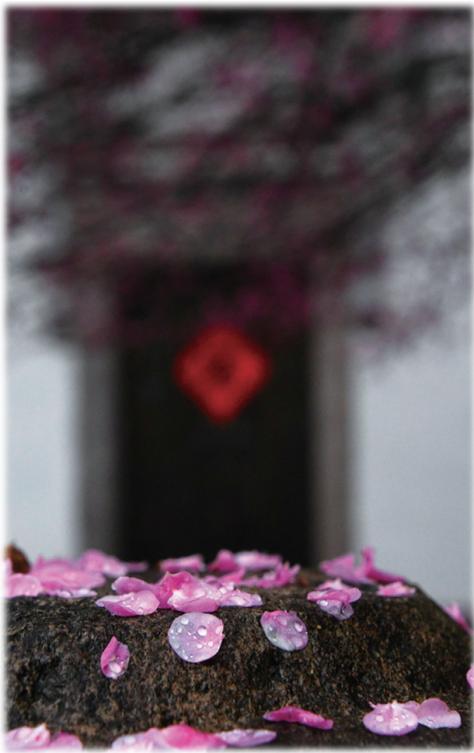
《鲁班传奇》以鲁班从出生到终老的成长历程为纵线，以所处时代诸侯国发生的大事件和乡邻间小人物发生的细微末事为横线，围绕鲁班性格的塑造，纵横交错精心编织，成就了凹凸分明、立体感强的百工祖师“鲁班爷”的形象。不论是鲁班孩提时代的《风车探宝》，还是仙逝千年仍不忘为艺人指点迷津的《铜牌阵》，全书三十章节，洋洋洒洒，汪洋恣肆，一个凭着勤劳智慧、人格精神而赢得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赞颂的布衣工匠，便凛然站立于篇章字句间，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主人公鲁班平民出身，长期与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生活在一起，浸染了劳动人民身上吃苦耐劳、善良正直、舍己为人、不慕富贵、嫉恶如仇、扶危济困、不怕困难、勇于创新、有勇有谋、顾全大局等诸多优秀品格于一身。鲁班助人为乐的大爱思想和精益求精的高超技艺尤其突出，以至于被民间奉为木、石、建筑、漆、雕等行业的祖师，千百年如耀眼明珠熠熠生辉。细读《鲁班传奇》，不难发现，自然灾害的残酷、社会的黑暗、人性的险恶，给匠人农夫带来了无尽的劳苦穷困，这些都在鲁班的生命里打下深深的烙印，正是这些众多的因素，让鲁班渐趋成熟，仗义行侠，身后被万口传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鲁班身上，有些东西成为了神话，但却集中反映了平民百姓美好的愿望追求，这些良善与美好，以及拥有此等品质的人，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与明天，这是需要我们传承和发扬的。虽然鲁班生活的时代已过去数千年，但今天仍有着积极向上的内涵。

该书的结构，作者借鉴了《儒林外史》的特点，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把鲁班的一生串起来。当然，这些故事也都有暗脉相连，其人物的性格前后有着发展与联系。为避免框架雷同，作者力求每个故事情节各具特点，数条线索交叉发展，以利于人物性格不同侧面的充分展示。除此之外，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风土人情，大多在鲁班的家乡——滕州，如书里的上梁习俗、莲青山玉女的传说、滕国国君、古薛国徐州、千山、龙山、薛河等，都闪耀着滕州的本土色彩，同时也把人物形象衬托得更加丰满真实。

俞廷茂是位教师，出身木工世家，也会木工技艺，这对于叙写木工祖师爷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而弘扬鲁班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才是他写作此书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这些，对于当下正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中国来说，更有着积极与现实的意义。



感时花溅泪 盛利者 摄

## 匠韵流长

□侯贺奎

# 乡村磨刀匠

“磨剪子嘞……戥菜刀……”五十年前，我在故乡常常听到这不绝于耳的吆喝声。那声音清脆、洪亮、悠长，回荡在村庄的上空。农家人只要闻其声，便把用钝的菜刀、剪子全盘托出，等候磨刀匠人的到来。

匠人马召祥，龙泉街道孙堂居民，磨剪子戥刀这手艺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他这辈，整整八代。那是清康熙末年，先祖马汉臣考取县官，在河北省邯郸任职，因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得罪不少人，他深知仕途不易，做官不到两年，就辞职回乡了。回乡途中，住一旅店，巧遇一位高艺老人。几番交谈过后，老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决定把磨剪子戥刀以及打制菜刀剪子的高艺密传给他。由于先祖悟性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拜师学艺，很快掌握了戥磨技巧，他带着半路上学来的手艺，回到祖籍滕县城东的夹河滩（现为龙泉街道孙堂居），开启了他的弃官从艺之路。

历经二百余载，磨剪子戥刀这门手艺，到马召祥的父辈已是第七代传承。早年，召祥的父亲挑着一根扁担，颤颤悠悠地行进在乡间的羊肠小道上，前头是工具箱，后头是天然磨刀石，百余斤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他的肩上。那时，戥一把刀三分钱，磨一把剪子二分钱，他硬是靠三分二分的收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召祥八岁那年，跟在父亲身后，游走四方。别人家的孩子星期天还在满大街玩耍，可他却一边上学念书，一边学手艺。十四岁那年，父亲病故。十五岁，他接过父亲的“传家宝”。父亲留下的扁担挑子有些沉重，召祥挑起来很吃力，无奈只能求亲告友，借钱买下二手独轮车。那年的冬天，召祥第一次单独出门做生意，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去遛乡戥刀。跑了一整天，挣得两毛钱。回到家，他把钱交给娘。这时娘哭了，心里悲喜交加。娘是为儿心疼，幼小的肩膀，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娘更是为儿高兴，老祖的手艺有人传承了，往后的生活有点指望了！

1976年7月，已经十九岁的马召祥从滕州二中毕业。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手艺活都是靠星期天节假日去干。高中毕业后，他面临三种选择：参加高考跳出农门、去学校当老师、下矿井当工人。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传承祖辈留下的老手艺。长年累月，他推着独轮车赶集遛乡。后来，挣了点钱，他又添置了一辆自行车。每到客户家门口，他卸下一条长凳，摆上其他工具，便开始干活。只见他弯着腰，双腿叉开，一手握刀把，一手摁刀壁，来来回回，均匀戥磨。刀与石的碰撞，发出啾啾的声响，给人一种有节奏的快感。不论剪刀，还是菜刀，他都干得十分精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经过多年的磨炼，召祥的手艺更加娴熟了。召祥磨刀讲究技巧，三分戥，七分磨，掌握准火候。刀刃与磨石形成55度夹角，保持均匀用力，先粗磨，后细磨，然后用小锤盘紧刀把。不管是饭店厨师用刀，还是居民厨房用刀，经过他的打磨，就能一次戥刀保用三年。磨剪刀，更是他的一手绝活。平面往回拉，斜面往前推，磨石与剪刀保持45度夹角，粗磨细磨之后，再用小锤轻轻地敲轴，确保剪刀口松紧适度。微山、邹城、山亭、曲阜等地200余家大小服装厂，都是召祥的老客户。只要电话预约，他开上三轮车就匆匆赶路了，他把磨好每一把剪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服装厂使用的剪刀大都是进口的，二三百元一把，戥坏了不仅要包赔损失，还影响个人声誉。他还根据季节的不同，布料厚薄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戥磨方法，力争达到最佳效果，让客户用得放心。

召祥是一个十分懂得感恩的人，他常常扪心自问：当年，如果先祖不是遇到那位无私老人传授技艺，能有马氏家族的今天吗？他从艺几十年，不管走到何地，只要是孤寡老人磨剪子戥刀，一律免费。

五十年后的春天，我与马召祥再次相遇，是在市区东部的土城大集上。当年血气方刚的帅小伙，已经变成古稀老人。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然干着老本行。他一边干活，一边向顾客介绍他手工打制的各类刀具。我问，选择了这一行，觉得亏吗？他说：“一点不觉亏，风风雨雨几十年，只为手艺不失传。靠着这门手艺，全家过上了好日子，两全其美！”

在人类社会进入高科技的今天，那些古老的、传统的、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民间手工艺还能传多久走多远？这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但愿马氏磨刀技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